

## 逍遙與拯救

在中國人的人生觀中，「適性逍遙」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境界。因此，固然中國知識份子一向以儒家思想為正統、為主流，但是道家的思想，卻根植在他們的潛意識裡。至於基督教，在「原罪」的意識下，反而認為追求蒙拯救、得赦罪，才是人生的最高目標。在這兩者之間，也好像有一個鴻溝存在。

### I. 莊子與〈逍遙游〉

談到中國人對逍遙的嚮往，很多人會自然聯想到戰國時代道家的莊子，以及他的著作《莊子》中的〈逍遙游〉。在道家中，莊子與老子齊名。雖然一生窮途潦倒，卻沒有屈原的懷才不遇之怨，也沒有孔子的「不得志，乘桴浮於海」之嘆。他最善於說寓言，寓意深遠，海闊天空，冷嘲熱諷。〈逍遙游〉一開頭，有一個「鯤鵬之變」喻言故事：

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于南冥。...鵬之徙于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...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(憑藉)風，背負青天而莫天闕(阻遏)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

這隻大鵬鳥就是代表莊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，而那些譏笑他的蟬雀之流，就是與莊子同時代的世俗之人。其實，大鵬與雀鳥的差別，還不僅是眼光與心志，也是其力量的來源不同。可憐的小麻雀只能靠煽動自己的翅膀來飛翔，大鵬鳥卻是乘風而起、御風而行的。換句話說，大鵬鳥之所以能鵬程萬里，不是因為牠力大無窮，能扶搖直上，而是牠懂得憑藉外力，也就是源源不斷的風力；而燕雀卻只會用微小的自力，但是自己的力量終會枯竭。

### II. 逍遙—困境中的退路？

不可否認地，一些中國人的人生觀，是在追求那無所窒礙的逍遙之境。無論是陶淵明政壇失意後的「悠然見南山」，或是賈寶玉遊戲人間後的「飄然而去」，或是武俠小說中俠客在腥風血雨後的「悄然隱退」，都指向同一個方向。這種阻斷人對塵世的關懷，使個體心智進入一種清虛無礙的空靈之境的修為方式，固然是淵源於老莊思想，卻是由禪宗佛學完成的。正如禪宗大師憨山所說：『不知《春秋》，不能涉世；不精《老莊》，不能忘世；不參禪，不能出世。』

換句話說，禪宗大大推進了道家「適性逍遙」的精神，強化了中國儒道精神中「自然本性」自足的立場。至此，中國人的人生觀，經由儒釋道三家的融通，逐漸形成這種出世的性格。

中國知名的文化基督徒劉小楓，在他的成名作《逍遙與拯救》中，從《紅樓夢》(原名《石頭記》)的敘事中，指出中國人所嚮往的，乃是老莊和禪宗式的「適性逍遙」。在這個超時空、超生死的境界中，人將變成無知識、無愛憎的「石頭」，對一切都無動於心。然而這逍遙之境甚麼都好，唯一缺乏的只是真情、純情的溫暖，和對苦難世界的關懷。然而，這種「逍遙」心境，與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，或對外在世界視而不見的駝鳥心態，究竟有何不同？

### III. 基督教的人生觀

相反地，許多基督教的文學家，如杜斯妥也夫斯基、托爾斯泰、路易斯等人，常描繪的人在罪惡的重擔下，渴望得救贖的心態。其實這就是保羅所經歷過的一種良心的掙扎：

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願意的善，我反不作；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作。...我真是苦啊！（羅 7:18-19, 24）

因此，對基督徒而言，真正的逍遙，乃是從罪惡的網綁中得拯救、得自由。然而基督徒的尋求拯救，不是要逃離這個世界，去尋求一個避風港。相反地，他是要去積極地承擔這個苦難世界的責任，雖然這個重擔，從人的角度來說，是個難以承擔的擔子。耶穌曾說過一段膾炙人口的話，祂說：

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心裡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。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（馬太 11:28-30）

耶穌的「樣式」就是柔和謙卑、順從天父、依靠聖靈行事。所以雖然祂在世上死的時候，好像是眾叛親離、一無所有（甚至連內衣都被剝去）。但是祂的「無為」或「無能」，卻產生爆炸性的感染力，以至於如今基督宗教卻成為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世界性宗教。這豈不是另一種的「無為而無不為」嗎？

在基督教的聖經中，也有一段與莊子「大鵬遠颺」的寓言類似的話。那是出自於以色列的先知以賽亞。他鼓勵那些因環境的挫折而怨天尤人的以色列人說：

永在的神—耶和華，乃創造地極的主，不會疲乏困倦，祂的智慧無窮。

疲乏的，祂賜能力；軟弱的，祂加能力。

就算是少年人也會疲乏困倦；再強壯的人也必跌倒。

但那等候並仰賴耶和華的，必從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。

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（賽 40:28b-31）

我認為這段聖經是從另一個角度，很貼切地表達出莊子「鵬程萬里」的意旨來。在希伯來原文中，「等候」這個動詞有時也可以翻譯為「仰望」，因此有一語雙關之妙。鷹乃是御風而行的，這風就是牠能力的「新來源」。所以鷹既得等候風起之時刻，又得仰賴這風才能夠直上雲霄、翱翔天際，卻不疲乏、不困倦。這是秘訣所在，也是莊子在〈逍遙游〉中所要表達的。

同時，在以賽亞「如鷹展翅」的寓言中，還有一個隱喻，是有關於風的。「風」這個字的希伯來語是 *ru-ah*，這個字在舊約中有時可翻譯為「靈」。不僅如此，新約中希臘語的風與靈也都是 *pneuma*。所以在聖經中，「風」與「靈」是個雙關語。因此在如鷹展翅的寓言中暗示，鷹依靠風而飛翔，基督徒卻是靠神的靈而行事。這就是另一位以色列的先知撒迦利亞所說的：

不是依靠勢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

乃是依靠我（耶和華）的靈，方能成事。（亞 3:6）

使徒保羅也曾說：『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』（腓 4:13）。保羅所表達的，也就是這一種更積極、真正逍遙的基督徒人生觀。